

古·典·诗·词·坊

孙钦善◎选注

龚自珍诗词选

(插图版)

中華書局

古·典·诗·词·坊

龚自珍诗词选（插图版）

孙钦善◎选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龚自珍诗词选:插图版 / 孙钦善选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09.8

(古典诗词坊)

ISBN 978 - 7 - 101- 06674- 6

I. 龚… II. 孙… III. 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2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09)第 050852 号

书 名 龚自珍诗词选(插图版)

选 注 者 孙钦善

丛 书 名 古典诗词坊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63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5½ 插页 2 字数 17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06674 - 6

定 价 28.00 元

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为成熟的体裁，也是社会参与程度最高的文学形式。它语言优美凝练，韵律丰富协畅，既便于即时表达所感所思，又便于传唱与回味，因此为各时代、各阶层人们所广泛接受，成为全民语言和情感的教科书。

为适应当代读者对古典诗词的阅读需要，2005年中华书局在长期致力出版各种古代文学总集、别集的基础上，组织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十多名权威学者，编撰出版了“古典诗词名家”丛书。丛书从古代文学实际出发，精心选择名家名作，参酌最新研究成果，兼顾时代审美趣味，力图为读者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与可读性的诗词读物。丛书出版后受到欢迎，迄今已发行三十余万册。不少读者纷纷来信，在表达他们对这套丛书喜爱之情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改进的建议，从选目、文字到版式，都有涉及。其中不少意见十分宝贵。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古典诗词坊”丛书，就是我们接受部分读者意见重新对“古典诗词名家”进行加工的结果，丛书选入了最负盛名、最受欢迎的10位诗人的优秀作品，除改正了原有的个别文字错误外，还更新了版式，采用双色印刷，精心选配了多幅插图。升级和精编后的“古典诗词坊”形式上更加贴近时代趣味，适宜阅读和收藏。

希望这套书能够得到读者朋友的喜爱，也希望能够继续得到批评和建议，以使这套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〇九年五月

一

龚自珍（1792——1841），字璚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是我国近代史前夜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思想犀利，敢于直言，多触犯时忌，因此在仕途上很不得意。他 27 岁中举，屡应会试不第，直到 38 岁才中进士，先后做过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祀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一类小官，受尽排挤。由于他童年即随父在京，后来又做朝官，一生在北京居留时间很长，交游颇广，对国家大政极为关心，对官场上层社会有较深的接触和了解。在学术上，龚自珍 12 岁就跟他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说文解字》，受到传统文字训诂之学的严格训练，主张由语言文字入手进一步精通经书。28 岁时又接受了以《公羊春秋》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的影响，与他变法改革的思想一拍即合，决心抛开纯学术的训诂考据之学，研究具有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学，利用它讥切时政，倡言改革。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值清王朝国势急遽衰落的时期。对外面临着外国资本主义的贸易掠夺和武装入侵，内部政治腐朽，经济凋敝。当时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因投降派得逞而失败，正是当时危机的总暴露。可贵的是早在此前龚自珍已预感到衰落的形势，洞察到隐伏的危机，忧国忧民，探索出路。对内他观察到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提出限制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的主张，写了《平均篇》和《农宗》，强调防止农民失去土地，主张按天赋能力和耕种实效分配土地。他指责统治者漠视国计

民生，不筹划经济水利，一味搜刮人民，破坏农业生产：“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哪不胜栽禾！”（《己亥杂诗》）在政治、文化上龚自珍反对封建专制和思想禁锢，批判腐朽的官僚制度、科举制度和以文字狱为代表的高压文化政策。对外他主张加强边防，抵御资本主义的侵略。于西北，他十分担心沙俄对我国的蚕食和民族分裂分子的媚外卖国，写有《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等文，主张在新疆置行省，移民垦边，安边御外。于东南，他十分忧虑英国的鸦片贸易、武装侵略和官僚奸商的里通外国，写有《东南罢番舶议》，此文虽已不传，其思想由《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文可知。面对国内外的危机，龚自珍有深重的忧患意识，痛切感到不能讳疾忌医、醉生梦死，必须面对现实，批判腐朽，改革图治；而根治腐败、实行改革的关键在于解放人才。他认为人才解放又以解除封建政治专制和思想束缚、实行个性解放为前提。这一点已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比他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对封建主义有更大的突破，而且对他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有所渗透，例如龚自珍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皆与天赋人性和智力联系起来，这无疑是一种资产阶级法则，在当时确实起着发聋振聩的作用，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曾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清代学术概论》）所谓“若受电然”的感觉，除了来自龚自珍对旧制度的尖锐批判和对改革的大声疾呼外，当也与接触到龚自珍这种犀利的新思想有关。至于“稍进乃厌其浅薄”，则指龚自珍的改革理想还相当朦胧，并未在经济、政治上跳出封建藩篱，提出明确的资产阶级纲领，这是龚自珍本人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龚自珍怀有政治抱负，立志救世济民，不甘做一个文人，他说：“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又说：“臣将请帝之息壤，惭愧飘零未有期；万一飘零文字海，他生重定定盦诗。”

（《飘零行戏呈二客》）但是他的思想不为统治者所容，备遭排挤，官微职卑，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天高容舜直，官简易趋承。口穀渐如炙，心轮莫是冰。屠龙吾已矣，羞把老蛟髻。”（《退朝偶成》）最终还是飘零于文字之海，给我们留下了闪烁着光辉思想的著作、脍炙人口的作品，成就为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龚自珍生前，他的著作即有自刻本传世。去世以后，又陆续被汇集成不同的版本刊行。传世本以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龚自珍全集》较为完备。此本为王佩诤编校，基本上参照清宣统元年邃汉斋校订本编例，分为11辑，第1至第8辑为文，第9、10辑为诗，第11辑为词。但散佚待访的作品仍然不少。

龚自珍的文学作品，除诗词之外，散文中也有不少佳作，包括政论、传记、游记、书信、杂文、寓言等体裁。就文学成就而言，以诗为最高，散文次之，词又次之。

龚自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文学上也是近代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的作品不同凡响，针对现实而发，敢于揭露矛盾，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强烈的爱憎，充满着对社会腐恶的批判和抗争，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和探索。龚自珍的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纪》引王芑孙《复龚璚人书》）。他的诗相当于“人间清议”，受到达官贵人的“纠讯”（《己卯杂诗》其八）。在他的散文中，“议论军国，臧否人物政事之文章”（《京师乐籍说》）占主要地位。词的内容也与他的诗文相呼应。龚自珍的作品，是他奋斗一生的生动写照，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和心声。

二

综观龚自珍的思想，可用三个要点来概括，即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和改革理想。

龚自珍对封建社会的没落形势和危机有深切的感受和清醒的认识，存在深重的忧患意识，如《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十二：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自注：题陶然亭壁。）

这是一首触景感时的诗，后两句寓有深意，以“登高”喻自己清醒的处境，以“暮霭”喻衰落的形势。龚自珍写没落形势的诗文还有一些，如：“白日西倾共九州，东南词客愀然愁”（《怀沈五锡东庄四绶甲》），“夕阳忽下中原去，笑咏风花殿六朝”（《梦中作》），“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其二），“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韵》），“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尊隐》）等等，或者以“夕阳”为喻，或者以“秋气”为喻，均形象地概括了当时衰落的现实。

面对这样的现实，龚自珍深怀忧民之情，而与养尊处优、麻木不仁、醉生梦死的权贵格格不入，形成鲜明的对立：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

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

圣者胞与言，夫其夸大陈？

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

宗周若蠢蠢，嫪纬烧为尘。

所以慨慷士，不得不悲辛。

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

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

《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

书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其二

面临危势，作者悲辛感慨，看花时也难忘黄河水患，赏月时仍念及西部边境的动乱，没有陶醉于风花雪月之中，无时无刻不忧心忡忡，反被那些醉生梦死的贵官诬为无事过虑的“杞人”。两种心态，何其鲜明！又如：

名场阅历莽无涯，心史纵横自一家。

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
东邻耄老难为妾，古木根深不似花，
何日冥鸿踪迹遂，美人经卷葬年华！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

这首诗同样把权贵与自己作对比：第一、二句是说官场之人皆醉我独醒，只有自己“心史纵横”，即用“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去感受、去爱憎，用洞察古今之变的史家眼光去观察、去明辨，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出路。第三、四句，前句用不为“秋气”所惊的“堂内燕”比喻养尊处优、麻木不仁的权贵，后句用眷恋“夕阳”的“路旁鸦”比喻包括自己在内的仁人志士，他们身遭弃置，流落路旁，却仍为没落形势忧虑不已，以图挽救。两种形象，构成强烈的反差。在《尊隐》一文中，作者说“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把醉生梦死者与忧国忧民者作了鲜明的对比，并且强调仁人志士所重视的是事关存亡的时势：“闻之古史氏矣，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时也。是故岁有三时：一曰发时，二曰怒时，三曰威时（指秋）。日有三时：一曰蚤时，二曰午时，三曰昏时。”

忧患意识可贵，居安可以思危，不会因侥幸、玩忽而误国；居危可以思变，不会因醉生梦死而沉沦。忧患意识出自对形势、时运的洞察明辨，忧患意识出自对国家、人民的深切关怀。因此忧患意识是仁人志士的天性，忧患意识与自私腐败之辈无缘。龚自珍的作品深刻揭示了这样的真理。

衰世多讽，批判精神构成龚自珍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他对社会和制度的批判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始终围绕着人才问题展开的。他讽刺、揭露统治者的专制淫威、思想禁锢、腐朽的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扼杀，对个性的摧残。

龚自珍认为国运所系，不在君主，而在人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六》一文中，他提出了“国家甚赖有士”的观点。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一文中，他论述了国家的治乱盛衰取决于是否有人才，而国家是否有人才又

取决于是否解放人才还是扼杀人才。更可贵的是龚自珍还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朝廷和君主，触及封建专制制度。在他早年写的《明良论四》中就曾提出防止君主“擅威福”和“救今日束缚之病”的问题。在《古史钩沉论一》中借古讽今，揭露了专制君主对士人的仇视和扼制：“史氏之书又有之：昔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而胤孙乃不可长，乃诽，乃怨，乃责问，其臣乃辱。”在《京师乐籍说》一文中又借论史为幌子，揭露“霸天下之统”的人主，为行其阴谋，便其号令，而于京师设乐籍，用官妓消磨人志，“以钳塞天下游士”的“苦心奇术”。《汉朝儒生行》一诗借汉代统治者削除功臣爵位的阴谋手段所谓“酎金失侯”，讽刺了清王朝对志士功臣的猜忌、打击。《杭大宗逸事状》用巧妙的春秋笔法揭露了乾隆皇帝对敢于直言的志士杭世骏一再嘲弄诅咒，必致于死地而后快的阴险狠毒。又如《夜坐》二首其一：“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陨少微星。平生不蓄湘累问，唤出姮娥诗与听。”此诗用象征手法暴露上层统治集团妒嫉、扼杀人才，造成独断专制、万籁无言、死气沉沉的局面。最后两句是说自己疑惑不解，但决不像屈原一样对天发问，只不过唤出嫦娥向她发发牢骚而已，其中的深意是：对最高统治者已不抱幻想。

龚自珍揭露腐朽官僚制度对人才的扼杀主要表现在“用人论资格”和权贵得势两个方面。前者如《明良论三》揭露了“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至于揭露权贵得势、排挤贤能的内容，在其诗文中亦不乏其例，最有代表性的当为《咏史》诗：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此诗借古讽今，前四句典型地概括了权佞统治的现象，揭露了名流权贵滥施恩威、奸佞小人窃位弄权的客观事实。而有才学的志士面临专制高压，不得不退缩自保。《汉朝儒生行》也是借古讽今之作，诗中先写一个有才学而官微职卑、身遭沦落的儒生，然后又通过这个儒生之口，让不平人道不平事，诉说一个有才干、有战功的武将如何被夺功诬陷、排挤打击，不得不退缩自保。

对于科举制度的腐朽，龚自珍更有切身感受，在诗文中也有揭露。《干禄新书自序》就是一篇奇文，讽刺科举考试不据真才实学、追求形式主义的弊端。

作者又有《述思古子议》，专门讽刺八股文之弊。《与人笺》也说：“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同，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阁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为之初，上书乞改功令，以收真才！”

龚自珍批判思想禁锢，把矛头直指封建正统思想。他不仅反对被汉代统治者独尊的儒学，也反对儒学的新变种道学。尽管当时是否尊奉道学对士人来说都是荣辱攸关的大事，所谓“科名几辈到儿孙，道学宗风毕竟尊”（《荐主周编修貽徽属题尊甫小像献诗一首》），但是他无所顾惜，在思想上始终与道学势不两立。他“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违”，不肯“循循为庸言之谨，抑志于东方尚同之学（指儒学、道学）”，以求“养德、养身、养福”，而是高谈异端，以致被目为“怪魁”（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纪》引王芑孙《复书》）。《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一诗就抒发了虽因此而招致迫害终不甘屈服的情怀，他深知自己的异端思想和叛逆精神触犯了封建正统，造成与达官贵人的尖锐矛盾，招致诽谤与迫害。他把严寒的自然环境与险恶的政治处境贴切比喻，交互描写，令人寒慄。只有亲人的关怀、家乡的春意，还能给自己以温暖和慰藉，心向往之。他“苦不合时宜，身名坐枯槁”（《乞食保阳》），甚至遭到恶势力“锄之”“杀之”（《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其九），而终然不悔，照例对儒学、道学讥讽不已，如“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

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同上其一〇），“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题梵册》，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死前两年所写的《己亥杂诗》有一首说：“九流触手绪纵横，极当筵炳烛情。若使鲁戈真在手，斜阳只乞照书城。”在《己亥杂诗》中还有一首近似遗嘱的答儿诗：“俭腹高谈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而翁啜九流！”这里回顾了自己一生由于背离正统、标榜异端而招致忧患的坎坷遭遇，但并无悔恨之意，后两句的告诫实出无奈，不是否定自己的道路，而是担忧儿子会同遭不幸。

腐朽的制度和思想铸造丑恶的灵魂，酿成污秽的世风，龚自珍愤世嫉俗，对上流社会的虚伪狡诈、投机钻营、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多所揭露。他厌恶官场的虚伪应酬，梦寐以求纯真的童心：“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己亥杂诗》）歌颂“童心”“朴诚”在他的诗文中屡见不鲜，如“黄犊怒求乳，朴诚心无猜。犊也尔何知，既壮恃其孩”（《呜呜磳磳》），“瓶花帖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午梦初觉怅然诗成》），“朴愚伤于家，放诞忌于国”（《寒月吟》），“道焰十丈，不敌童心一车”（《太常仙蝶歌》），“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梦中作四截句》）等等。揭露种种丑恶，在他的诗文中也随处可见，如《松江两京宦》一文写侍郎某为邀功求赏对友人御史某的阴险出卖与陷害。《三捕》均有影射：《捕域第一》借射工以讽“性善忌”、“能含沙人影”者，《捕熊黑鸱鸢豺狼第二》借熊黑等以讽“性善悞，必噬有恩者及仁柔者”，《捕狗蝇蚂蚁蚤蟹蚊虻第三》借狗蝇等以讽“朋嚼人，使人愤耗”者，作者对它们嫉恶如仇，授人以防备捕杀之法。《臣里》揭露世俗之人韬晦自保、阿谀谄媚、虚伪圆滑的处世态度和以直为欺、颠倒是非的行事原则。《与人笺二》通过给某些人勾画两面派嘴脸，讽刺官场、士林的虚伪、狡诈和险恶。《己亥杂诗》：“缙缙依人慧有馀，长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门第歌钟歇，犹办晨餐二寸鱼。”（自注：忆北方狮子猫。）借喻讽刺媚态、狡黠以取宠的奴才，维妙维肖。《人草稿》借制泥人为喻，讽刺统治者按一

己所好的模式培养选拔人才，致使矫揉造作、百般粉饰的狡猾虚伪之辈充斥官场，而作者所追求的是朴实本真的人才。龚自珍对官场伪君子逢场作戏的揭露已深入到人们灵魂深处，如《歌哭》：“阅历名场万态更，原非感慨为苍生。西邻吊罢东邻贺，歌哭前贤较有情。”末句意本《论语·述而》：“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与官场钻营周旋，随机应变，歌哭无常的虚伪情态构成鲜明对比。

人才问题对龚自珍来说最为敏感，他讽刺批判的方面很多，但始终离不开这个中心。无论是个人的不幸遭遇，还是国家的深重危难，都使他强烈意识到，人才的盛衰，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世风的高下，社会的进退，因此他时时处处无情揭露摧残人才、扼杀人才的种种丑恶现象和行径，即使涉及最高统治者也无所顾忌。

龚自珍对国家形势有深重的忧患意识但从不失望，对社会现实有执著的批判精神但从不悲观，原因在于他始终坚持改革的理想。人所共知，谴责与改良两大主题共存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两大主题在龚自珍作品中也是互相依存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谴责的目的在于改良，改良的意图起于谴责。

关于龚自珍的改革思想，有一篇文章最有代表性，这就是《上大学士书》。此文开头说：

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才必不绝于世而已。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则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势积胡所重？风气移易胡所怨？事例变迁胡所惧？

可见龚自珍认为事无不变，法无不改，只有有见有识、敢做敢为的人才，

才能判断是非，顺时改革，立于不败。《己亥杂诗》也说：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里明确说明天下的勃勃生气靠雷厉风行的改革来保持，而象征改革的风雷又靠不拘一格的人才来鼓荡。换句话可以这样说：国家的命脉在于顺应时势的改革，改革以人才解放为依托，人才解放又以个性解放为前提，这就是龚自珍改革理想的基本内容。前面分析龚自珍的批判精神，我们发现他的矛头所向集中在人才问题上，现在我们分析龚自珍的改革理想，同样发现其精髓仍然集中在人才问题上。所不同者，前者批判的是束缚人才，后者呼唤的是解放人才，是同一问题相对的两面。还有一条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龚自珍改革理想的精髓，《定盦先生年谱外纪》有这样一则记载：“论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所宜学者一段曰：‘自珍读之二十年，每一读，则浮一大白。’又其书曰：‘窃惟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理，而士不得尽其才。’先生曰：‘万言书实二言而已。’”可见他认为王安石上言变法的万言书，其要点也不过集中在有关人才的两句话上。

龚自珍不仅呼唤人才解放，而且强调人才解放必须以个性解放为前提，这对封建正统来说带有叛逆性，是他改革理想的新特点。他大声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所谓不拘一格就是突破封建模式的个性解放。他慨叹当政者多是“本无性情、本无学术之侪辈”（《明良论四》），他所希冀的新型人才是既有“性情”、又有“学术”的人。所谓有性情，就是指个性解放，不受种种教条所束缚，《与人笺五》说：“人才如其面，岂不然？岂不然？此正人才所以绝胜。彼其时，何时欤？主上优闲，海宇平康，山川清淑，家世久长，人心皆定，士大夫以暇日养子弟之性情，既养之于家，国人又养之于国，天胎地息，以深以安，于是各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高者成峰陵，碓者成川流，嫫者成阡陌，幽者成蹊径，驶者成洄湍，险者成峒谷，平者成原陆，纯者成人民，驳者成鳞角，怪者成精魅，和者成参苓，华者

成梅芝，戾者成棘刺，朴者成稻桑，毒者成砒附，重者成钟彝，英者成珠玉，润者成云霞，闻者成丘垤，拙者成裒，皆天地国家之所养也，日月之所煦也，山川之所脉也。将日月之光久于照而少休欤？将山川之气久于施而少浮欤？遂乃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风且起，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泥沙。”散文名篇《病梅馆记》，更不啻为呼唤人才解放和个性解放的宣言，此文像己亥“风雷”诗一样，同是呼唤人才解放、个性解放的时代最强音。所谓有学术，就是指有真才实学和济世之策，而不是平庸无能。在《治学》一文中，龚自珍认为治、学、道三者是统一的。而三者兼备又取决于自然之心力，即天赋智能，《壬癸之际胎观第四》说：“无心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总之，性情也好，智力也好，皆为天赋，若因势利导，任其发展，自然成才；若矫揉造作，横加限制，即成“束缚之病”，必将扼其生气，毁其才华。

如上所述，龚自珍的改革理想像他的批判精神一样，非常尖锐犀利，但是也有其朦胧的一面，他还提不出明确的跳出封建藩篱的改革纲领。这正是前所引述梁启超“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的原因所在。

三

龚自珍在清代诗坛上是一个异军突起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作品中的犀利思想新人耳目，还因为在艺术上也是富于创造性的，具有“瑰奇”的特点。

龚自珍的诗在艺术上更明显的共同性，可以互相印证。

龚自珍诗的第一个特色是正视现实，慷慨悲歌，富有战斗性。他对现实深有感触，欲罢而不能，必吐而后快，说：“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拒之哉？”（《与江居士笺》）他反对摹拟雕琢，主张直面现实，推崇杜甫诗歌反映世上疮痍、民间疾苦的“苍茫”风格：“诗格

摹唐字有棱，梅花官阁夜馥冰。一门鼎盛亲风雅，不似苍茫杜少陵。”（《己亥杂诗》，自注：王秋垞大圉《苍茫独立图》）他也反对吟风弄月，主张慷慨悲歌地去反映没落的社会现实：“天教伪体领风花，一代人才有岁差。我论文章恕中晚（指已非盛世的中晚唐），略工感慨是名家”（《歌筵有乞书扇者》）他认为“夕阳忽下中原去，笑咏风花殿六朝”（《梦中作》）是粉饰太平、玩世不恭的表现。他的创作出色地实现了他自己的文学主张，正如他自己所说：“铁石心肠愧未能，感慨如麻卷中见。”（《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赋诗书诸老辈赠诗册子尾》）

龚自珍诗的第二个特色是冷峻与热肠、执著与超然集于一腔。这可以看作龚自珍诗文的抒情风格。龚自珍曾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而他自己正像李白一样，也是“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自春徂秋……得十五首》其三）。龚自珍诗文中的冷与热不仅分别表现在对待讽刺与歌颂两种不同对象的态度上，例如他鄙弃“委蛇貌托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称颂“阅世虽深有血性，不使人世一物磨锋芒”（《饮少宰王定九宅少宰命赋诗》）；鄙弃“痴黠”，称颂“童心”（《己亥杂诗》）；鄙弃“丹黄粉墨之，衣裳百千身”，称颂“磅礴匠心半，斓斑土花春”（《人草稿》）；鄙弃“西邻吊罢东邻贺”，称颂“歌哭前贤较有情”（《歌哭》）；鄙弃“京师”，称颂“山中”（《尊隐》）；鄙弃“秋气不惊堂内燕”，称颂“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等等。有时还集中表现在对待同一对象的态度上，例如面对封建末世，龚自珍采取了冷酷严峻、不留情面的讽刺、批判态度，但是这种讽刺、批判，目的不在于推翻封建社会，而是幻想革除弊端，挽救危机，实现改良。因此在冷峻讽刺、批判的同时又怀有恨铁不成钢、忧国忧民、济世救邦的热肠。对于某些具体的讽刺对象也往往是冷峻与热肠并存，如《咏史》：“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对待处在清王朝软硬兼施政策下的知识分子，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又如《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对最高统治者既有严讽又有热望。当然对待自己所深恶痛绝不抱幻想的讽刺

对象如达官贵人等，则只有冷峻而无热肠。

龚自珍诗的第三个特色是既深沉含蓄，又犀利辛辣。这可以看作龚自珍诗文的表现风格。龚自珍由于感受深刻，观察入微，认识透辟，对于人和事的刻画往往入木三分，形成深沉的风格，读他的作品总是感到意蕴深而韵味长，确如他自己所说：“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己卯杂诗》其一四）至于含蓄，固然与在当时高压禁锢政策之下有难言之苦有关，但并不是怯懦的躲闪，而主要表现为作者善于用反语、曲笔、寓言乃至春秋笔法委婉吐词、迂回战斗的机智和深谙欲彰故隐的艺术辩证法。用反语者，如“纵有噫气自填咽，敢学大块舒轮囷？”（详前）面对腐朽专横的权贵，表面上似乎要忍气吞声，实际上非像“大块舒轮囷”那样不足以倾吐心中不平之气。“皇天误矜宠，付汝忧患物”（《寒月吟》其二），明明是对自己的惩治，却说成“矜宠”，实为戏弄。用曲笔者，或借古讽今，如《汉朝儒生行》、《咏史》等，或咏物以寄意，如《人草稿》、《己亥杂诗》、《忆北方狮子猫》等，或写景以隐喻，如《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夜坐》、《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等。龚自珍寓言体裁的诗文写得尤佳，如《赋忧患》、《尊隐》、《病梅馆记》、《三捕》等，形象生动，寓意深刻。至于春秋笔法，《杭大宗逸事状》最为典型，不避要害，寓褒贬于记事，以致杭大宗的耿介倔强、乾隆皇帝的专横残暴，统统跃然纸上，而又无懈可击。龚自珍诗文中犀利辛辣的手法比较明显，他大胆直言，嬉笑怒骂，痛快淋漓。正如王芑孙所说，“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

龚自珍的词作也较多，《全集》中收录了作者自编的《无著词选》、《怀人馆词选》、《影事词选》、《小奢摩词选》（以上四种刊定于道光三年，《怀人馆词选》后有增益）、《庚子雅词》（辑于道光二十年），总计一百五十首。其中已经过作者汰选，故也不是全部。龚词婉约、豪放二格兼备，前者感情之缠绵悱恻，笔触之委婉细腻，意境之幽雅清丽，不减古人；后者感慨世事，抒怀言志，感情之奔放，笔力之雄健，意境之奇伟，颇多新创，与他愤世嫉俗的战斗诗文异曲而同工。本书所选，以后者为主，并兼顾前者。